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美]沃格林(Eric Voegelin) ● 著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张新樟 刘景联 ● 译 谢华育 ●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主编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美]沃格林(Eric Voegelin) 著
张新樟 刘景联 译 谢华育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 (美)沃格林著; 张新樟, 刘景联译; 谢华育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250-0

I. 没… II. ①沃…②张…③刘…④谢…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243 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特约编辑 / 李春安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The Political Religions and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by Eric Voegelin

Copyright © 2000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 Won Agency,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103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美)沃格林 著

张新樟 刘景联 译

谢华育 校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8.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250-0/B·308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宋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编者说明

“灵知主义”这一概念并非沃格林的发明，而是一个早已有之的术语。但沃格林用这一概念来贯穿性地解释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尤其用来解释西方现代性的起源，使得这一概念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沃格林关于“灵知主义”写了几篇重要论文，影响不小，后收入《沃格林全集》(英文版)卷五，“没有约束的现代性”是《沃格林全集》(英文版)的编者给全集第五卷取的书名。这一卷实际含三篇独立的著作：《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政治的宗教》和《新政治科学》，前两篇论著篇幅较短，都是沃格林流亡美国之前用母语德文写的。《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系列讲座，成书后享誉遐迩。中译版权已经由国内另一家出版社购得。因此，在我们这个名为《没有约束的现代性》的全集第六卷中，没有包含这部论著。

《灵知社会主义》原收在《全集》二十六卷(即“政治思想史”第八卷)中，该卷篇幅很大(近400页)，而抽掉《新政治科学》的《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又变得篇幅太小，因此，我们将《灵知社会主义》调整到这里——正好主题一致。

《政治的宗教》由刘景联博士执译,其余两篇由张新樟博士执译,谢华育博士统校了全书,谨致谢忱。为了有助于理解沃格林的论著,我还选了一篇评介沃格林(何子建译)的文章,作为附录。

刘小枫

2005年12月

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目 录

中译本编者说明(刘小枫) / 1

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 / 1

美国版前言 / 3

英文版编者导言(桑多兹) / 5

第一部分: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 / 15

第二部分:人造宗教:当代的灵知群众运动 / 67

灵知社会主义 / 89

政治的宗教 / 171

前言 / 173

一、问题 / 176

二、阿克奈顿 / 184

三、等级制 / 193

四、利维坦 / 205

五、内在世俗的社会 / 211

六、结语 / 223

文献说明 / 226

附录：沃格林面面观(海利克) / 229

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

美国版前言

我们越是了解古代的灵知主义,就越确信现代的许多思想运动,诸如进步主义、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均缘于灵知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持久兴趣可以回溯到 1930 年,当时约纳斯发表了他的论古代灵知主义的《灵知与古代精神》(*Gnosis und Spätantiker*)第一卷,巴尔塔萨发表了关于现代灵知主义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他们的著作发表之后,又有对于 18、19 世纪各种运动的更为全面的研究,如 Henri de Lubac 的《无神论人本主义的戏剧》(*Drame de l'Humanisme Athee*)和加缪(Albert Camus)的《造反的人》(*L'Homme Revolte*)。基于这些前人和本人的《新政治科学》所获得的洞见,《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这份于 1985 年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演讲稿试图把灵知主义运用于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并且更加清楚地分清政治的灵知主义与政治的哲学之间的界限。这个演讲稿发表时增加了关于灵知主义之性质的一个介绍和“谋杀上帝”一文。《人造的宗教》一文最是为了向大众进一步阐明我们时代的群众运动的象征主义和心理。

在美国,所提到的这些运动的灵知主义性质早在 20 世纪就

已经被詹姆斯所认识到了。他知道黑格尔的思辨乃是现代灵知主义的顶峰。不过,这位哲学家的批判性的反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今,各种灵知类型的理智运动主宰了也同样主宰了美国的公共舞台。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帝之死”(God is Dead)运动。上帝之死乃是灵知主义的核心问题,古今灵知主义都是如此。从黑格尔到尼采,它是灵知思辨的大主题,而自黑格尔时代以来,新教神学也受它的困扰。在最近几年,它又被那些面对城市化和异化的迫切问题的神学家们所接受。被灵知主义打乱的个人与社会秩序问题都没有得到成功的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哲学知识本身也被这种盛行的理智风气所摧毁。与灵知主义的后果所作的斗争都是以灵知主义的语言来进行的。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这些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目前正在辩论之中的某些观点。

在目前的科学阶段,对现代灵知主义的研究当然已经取得不可阻挡的进步。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需要收回或纠正的观点,只是在过了12年之后,有许多东西需要增加,特别是有关异化的问题。对异化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最近的文章《不死:体验与象征》(“Im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IX (July 1967), 235—79)。

英文版编者导言

桑多兹(Ellis Sandoz)

为沃格林的《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写几行介绍性的文字是心情愉悦的。自从1959年首次以德文发表,随后又于1968年由Henry Regnery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文之后,这本书就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一部经典。它展示了沃格林的思想力量,他的表达极其清晰,对现代存在中的“恶魔性质”作了独一无二的、富有说明力的分析。这部著作也显示:受惠于古典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的新政治科学可以用于诊断当代政治存在中的疾病,并在理智与科学的适度范围内提供治疗方案。在这个简要的导言中,我想反思沃格林分析的特征、它的平易近人、以及它的哲学基础。另外,我还想标明这个文献在沃格林的大哲学框架中的位置。

这本书扩展并深化了《新政治科学》(1952)后一部分的主题,即“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它还继续展现了稳扎于日常体验之中,并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的“新科学”。对亚里士多德方法的运用正是沃格林哲学的巨大力量所在。沃格林从对于既定问题的最平常的理解开始,然后上升到分析性的体验,澄清每个人都共有的有关实在的关键体验,使他们成为他的探索真理的同道。

该著作的第一部分最初是作为慕尼黑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的就职演说发表的，它明白晓畅地讨论了人类生存的现代危机。然而，在该演讲稿的某些部分发表出来之前，这份关于灵知主义的演说并没有立即为人所知。但这最多只是暂时地构成了理解的障碍。那些熟悉沃格林思想的人无需我来介绍这份文献，因此我的这个导论只是面向那些不太熟悉这本著作的读者。

沃格林演说的背景是哲学家对于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个人对于各种形式的非真理的拒斥。这些非真理影响了那赋予他的哲学活动以动力的政治局势。这里没有什么自命不凡的东西。因为沃格林相信哲学家的使命与任何其他人的使命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在演说辞的一个较前面的段落中表达了这个信念。正如他的主要的哲学导师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哲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模范的人，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族类。因此，在这个严肃的场合，沃格林声明，他的演说的主题和真理是适用于在场的每一个人乃至预期之中的读者们的：

我们现在就要试图通过对代表性意见的分析来表述这种禁止提问的现象。因此，我们的努力不只是为了描写这些现象，而且也要进行分析。它应当表明，我们时代大家都经常提到的精神混乱和文明危机并不是必须承受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相反，每个人都有办法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克服它。我们在这里的努力不只是为了指出方法，而且也要指出如何运用方法。没有人有责任要承受社会的精神危机；相反，每个人都有责任去避免这种愚昧，让自己生活在秩序之中。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表述同时也是为了在治疗性的分析中提供治疗的手段。（页 15）

因此,他称哲学家为治疗灵魂的医生。有一位评论家思考了沃格林哲学活动的总体特征,作出了如下的评论:

为了理解沃格林关于秩序与失序的哲学,有必要认识到他的哲学乃是抑恶扬善……在作为历史学家的沃格林背后的是预言者沃格林,他疾呼:“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有祸了”。对既存的种种哲学的判断乃是为从好哲学中挑出恶的哲学。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形式有法西斯主义(包括纳粹这种最糟糕的形式)和集权主义;退化了的或“出轨了”的现代哲学对于左派和右派集体的专制只有软弱的抵抗。坏的形式是非常的坏,沃格林显然没有学术派的好的礼貌以阻止他称黑格尔为吹牛者在玩弄“骗人的把戏”……沃格林所谓的“真的”哲学就是好的哲学。它就是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的遗产,从中产生出了托玛斯·阿奎那和经院主义哲学……沃格林关于真的好的哲学的观念是如此高贵,以至于任何实践的哲学家除了指出它是什么之外不敢再有另外的奢望。哲学负有把我们从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职责,它是“对存在之爱,这种爱来自于对秩序之源的神圣存在之爱”。我称沃格林为一个奥古斯丁主义者,因为哲学必须发展出“成对的观念,同时阐明善与恶”。与人的城邦相对,沃格林在人的城邦之上呈现了一个上帝之城。真哲学的社会功能是为了抵抗失秩,塑造一个“历久长存”的社会。^①

① Paul Grimley Kuntz, “Voegelin’s Experience of Disorder Out of Order and Vision of Order Out of Disorder”, in *Eric Voegelin’s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Mind*, ed. Ellis Sandoz (Baton Rouge, 1991), 115–117. Ellis Sandoz, *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aton Rouge, 1981), 141–142.